

成功的失敗者——

張學良
傳



人之初



「四大怪」

我的家鄉——遼寧省盤山縣大荒村，水土豐美，地廣人稀，民眾生活並不特別窮困，但它由於處在幾縣接壤地帶，屬於「三不管」地區，開發得晚，成為名符其實的荒鄉僻壤。這裡，歷史上沒有出過什麼大人物，要說有，就數張學良了。他的出生地，與我的故里相距只有十五公里。所以，當地人關於他的傳聞可說是「海海的」，信息量比較大。

這一帶，當時流行著這樣一個順口溜，名曰「四大怪」：「白天青紗帳，晚上擰鋤杠；老少三輩對面炕；偷個『雞雞』懷裡放；孩子生在大車上。」頭一句說的是，兵荒馬亂，土匪橫行，老百姓白天躲進高粱稞裡，晚上再回家蒔弄園田。第二句，是講當地的居住習慣：為了冬天屋裡暖和，許多人家都搭南北對面炕，小倆口住北面，老倆口住南面；有的講究一點，中間掛個幔幃。第三句，反映一種可笑的民俗：鎮裡有座娘娘廟，每逢四月十八「娘娘廟會」，大姑娘、小媳婦街頭雲集，看人、看戲、看熱鬧；而那些結了婚的少婦，還有一個共同願望，就是給「子孫娘娘」上香，「拜佛求子」。到了這裡，她們都不再羞澀，變得比較開放，燒香磕頭之後，一般都會彎下身去，用手摸摸娘娘腳下泥塑男孩的「小雞雞」，有的大膽些，趁勢把它偷偷揪下、塞進懷裡，帶回家去泡水

喝——傳說這樣就會生下男孩。人家遠道前來，就是奔著求個兒子；可是，小男孩卻把「寶貝兒」丟了，成了「沒把的茶壺」，這怎麼行！管香火的廟祝只好事先準備很多「配件」，偷走了再安上。最後一句，特指張學良，說他的出生，不在炕頭，不在床上，而是「落草」在大馬車上，這也算是今古奇聞。

對此，張學良本人是這樣說的：

我，實際上不是在地上降生的，我是在車上生的。你看，我的頭上都有疤。我們那時，正在逃難嘛，我母親生我在車上。

張作霖於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二月十八日，遭到遼西巨匪金壽山的突然襲擊，狼狽逃竄，率領保險隊來到八角臺——就是後來的臺安縣城。所謂「保險隊」，還不同於打家劫舍的土匪，而是負責給這個或那個村莊做保險，每月你交付一筆錢，如果有土匪來襲，他們就出面保護，替村裡攔截土匪。張作霖就是這麼起來的。他從小就在附近的七鄉三鎮活動，這一帶又是他的親戚窩——他的妻子趙春桂就迎娶自這裡。當時正值禍亂叢生，烽煙四起，為了逃難，居無定所又身懷六甲的趙春桂，在舊曆四月十七（西曆六月四日）這天，帶著大女兒首芳，乘坐馬車，從桑林子村胡家窩堡趕往張家窩堡她的堂侄趙明德家。路程本不算遠，但由於鄉村道路坑窪不平，劇烈顛簸，結果孩子生在了馬車上。

這個孩子就是張學良。他的生日原本是六月四日，但是，因為後來張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

被日本人炸死在這一天，成了父親的忌日，張學良便把自己的生日改在六月三日了。

張作霖聽說生了個兒子，自是萬分興奮，而他的保險隊重新擁有了二百多號人馬，他還當上了團練長，升官又生子，他說這是「雙喜臨門」，因而給兒子起名為「雙喜」。

那麼，桑林子村張家窩堡就成了張學良的出生地。他在五歲之前，一直住在親戚趙明德家。資料記載，當時趙家分為三個院落，主人住東院和腰院；趙春桂帶著女兒、兒子住在西院，當時叫西園子。據年已九十的趙老太太（當年的親歷者；鄰家的女兒）說：

我是光緒二十八年出生的，比少帥小一歲。我們兩家中間只隔一道小矮牆，因為都沾親帶故，兩家走得很近。小時候，我們總在一起玩，玩餓了就在一起吃飯，吃雞蛋，他總是讓我吃蛋清。從小，他就特別聰明伶俐，腦袋瓜好使，人小，心眼兒可不小，用當地的話說，叫做「有道眼」「鬼」「心裡有沫」，人們都叫他「小嘎子」。四五歲時，我們在一起玩「扯拉拉狗」（現在叫「老鷹抓小雞」），他在最後頭，怎麼也抓不著他；他去抓別人，常常是假裝動一下，你一閃，他就一把把你扯住。小小子（指男孩）在一起「打瓦」（認定一個目標，離開一丈多遠，拋擲用石片製成的圓砣，看誰打得準），每次他都扔得很準。還有一種玩法，每個小孩手拿一堆高粱秸稈，都是筷子那麼長的，用嘴數數，一、二、三、四、五，誰數得快、數得準，就扔出一根，他腦袋瓜靈，總是他贏；大夥起哄，說他做假了，罰他多拿幾根，那也不行，還是他贏。還一塊去抓螞蚱、抓蛤蟆，他更是能手，人小會算計，腳步輕輕的，眼睛尖，手法靈，每次都是他抓得多。我比他小，又是小丫頭，心又死，手又笨，個頭也小，總是兩手空空，氣得抹眼

淚。他哈哈一笑，像個大將似的，哄著我：「別哭，別哭，看大哥來給你抓。」這樣，再出去，我就不下手了，只是幫他拿那些抓住的。他像個威武的將軍，扛著竹竿，搖搖晃晃，走在前面，我就跟在他的身後，像個大老闆的「跟包的」。

雙喜出生以後，就沒有趕上好年成，農村條件很差，母子三人整天以高粱粥、糠餅子、苣麻菜充饑，奶汁缺乏，雙喜靠著母親為他嚼的「奶布子」活下來，餓得皮包骨頭。少帥晚年回憶說：

我小時候總有病，身體很不好，還吐過血，我能活下來，自己才叫感到奇怪。那時母親也有病，沒有奶給我吃，吃什麼呢？就是把高粱米飯嚼碎了，成糊糊狀，用來餵我。我沒想到，我還能活到這麼大的歲數！

到了三歲那年，張作霖帶他到算命先生那裡，說：「先生，你看這個孩子，體格這麼瘦弱，我挺擔心的。請你給他看看面相吧。」

張作霖的名聲在當地很響，算命先生自然知道，便謙和地問了小雙喜的生辰八字，然後閉上眼睛，運轉著手指掐算起來，爾後，畢恭畢敬地奉承說：「公子命相大奇，致身富貴，易如反掌。」

張作霖聽了，自是欣喜異常，但還是心存疑問，便說：「既然這樣，為什麼身體這麼瘦弱，小時候時運這麼不佳？」

算命先生說：「老總這就有所不知了，俗話說得好：『自古英雄多磨難，從來紈袴少偉男。』」

這是一節；另外呢，如同所有大人物一樣，公子生來烈性，命硬如鋼，一剋父母，二剋兄弟。」

張作霖猛一激靈，趕忙詢問：「可有什麼辦法加以破解？」

算命先生又是一陣掐算，最後說：「找個替身，消災解禍。可以帶上公子到廟裡去，許願給廟上作佛門弟子，才會免遭災難。」張作霖付上酬金，謝了算命先生，便回去籌備。

於是，在四月十八娘娘廟會上，由媽媽帶著雙喜到廟裡去燒香磕頭，由和尚給他剃成光頭，象徵性地做了小沙彌，然後領著回家。過一些天，再到廟上舉行還俗儀式。燒香上供之後，和尚身披袈裟，一面用手撫摸雙喜的腦袋，一面念叨著：「自小多災害，父母擔驚駭。自許入空門，全憑佛爺帶。前殿不打掃，後殿不禮拜。脫下僧袍來，趕出山門外。」隨後，佯裝發怒，揮起戒尺便打，逼令雙喜逃出，算是「跳出佛門」了。這時，再由長輩領回家去，但須改換名字。叫什麼名字，要看孩子逃出後，聽到別人第一次叫另一個人的名字，這個名字便作為自己的名字。由於換了新的名字，就意味著命硬也好，剋爹剋媽也好，就與己無關了。這天，小雙喜逃出廟門，恰好聽到旁邊樹林裡有人呼喚「小六子」，這樣，雙喜便改名為「小六子」了。

張學良晚年曾憶起了這件事，說：

小時候，我身體較弱，母親就把我送到廟裡去做「跳牆和尚」。什麼叫「跳牆和尚」？就是送到廟裡去學當和尚，然後再跳牆跑掉。那天，我跳出牆後，恰巧聽到有人呼叫「小六子」，所以，家人也就叫我「小六子」。我說笑話，那時如果有人喊「王八蛋」，那我的小名就叫「王八蛋」了。稱我「小六子」就「小六子」吧。其實，我排行不是第六，而是第一。

虎性子

張作霖歸順了清廷之後，駐防在新民府，當了五營的統領。這樣，他便把妻子、兒女接到了新民團聚。這年，小六子已經五歲了。張學良回憶說：

那時，新民府很發達，鐵路就修到那裡，還沒有修到省府。記得住在新民府時，有一次，人家過年送禮，擡進來一大盒子香蕉，是青香蕉。大家琢磨，這是啥玩意兒。有明白的人，說這是洋茄子。那怎麼吃呢？煮著吃，不行，煮著也不好吃，太澀；有的說，生吃，蘸著醬油涼拌吃，結果，涼拌也不好吃。

張作霖小時家境貧寒，沒有正經地念書、啟蒙，墨水很淺，處事艱難，曾經鬧出了許多笑話。因此，他下狠心，要讓下一代學好文化，多多讀書。轉眼間，小六子就到了上學的年齡，七歲那年，張作霖請遼西名儒崔名耀給他正式取名。因為西漢時有位開國元勳張良，崔先生便在中間加了一個「學」字，名「學良」，字「漢卿」。張作霖感到正合己意，十分高興。於是，後來的幾個兒子，學銘、學曾、學思、學森、學浚、學英、學銓，便都按照「學」字排了下去。

崔名耀是清末的秀才，因為學識淵博，深孚眾望，張作霖便聘他為主稿員，負責辦理統領的文案公務，同時兼任家庭教師，為兒子啟蒙、授課。這樣，張學良就由《百家姓》、《三字經》、《千字文》，一直到讀完「四書五經」，打下了很好的文化功底。

這年過端午節，老師請崔先生吃飯。席間，崔先生帶著一點酒興，動情地說：

「老夫閱人久矣！這個孩子有些特異的稟賦，長大了篤定是副牛脾氣、虎性子，風生水起，湧蕩波瀾，會幹出一番大事業來。」

老師聽了很得意，因問：「你是怎麼看出來的？」

先生說，其因有三：一是，他出生於辛丑年，次歲為壬寅，這叫做「前牛後虎，萬山無阻」；其二，是考慮到遺傳、血統、家庭影響，人們不是常常把「將門虎子」連在一塊說嗎？其三，俗諺云「三歲看大，七歲看老」，異日為牛為虎，從對這個少年郎的觀察、品鑑中不難看出。

張學良的頑皮、搗蛋，無拘無管，「和尚打傘，無髮（法）無天」，天不怕地不怕的個性，可說是從小就養成了。一次，他因為惹是生非，遭到了母親的責難和處罰，他一時性起，竟然操起一把菜刀，向母親頭上砍去，幸虧母親反應快，躲閃過去，才沒有造成流血慘劇。還有一回，父親以玩笑口吻對他說：「不喜歡你了！」他立刻撲上前去，把老師的長袍大襟一把扯了下來。看到村裡人跳神、求仙、祈禱、算命，他就當面向人家問難，表示強烈反對。有一回，家裡請來了一個巫婆跳大神，他趁大人沒注意，故意把西瓜皮投擲在「大仙」附體的巫婆腳下，使這位「大仙」摔了個仰面朝天，他卻在一旁拍掌大笑，說：「你看大仙靈不靈。」鬧得最嚴重的是，帥府設宴請客，筵席上，酒、菜已經擺滿，賓主正在舉杯稱觴，他發現席上沒有自己的座位，便鑽到桌子底下，猛然用頭一頂，登時杯盤滿地、酒肉翻飛。

他十二歲那年，祖母病逝，家裡請來工匠搭起一座兩層樓高的布棚，布置成高大的靈堂。趁著家人不注意，他一下子攀到頂棚上面，人們驚叫不已，他卻若無其事地舞爪張牙，扮著鬼臉。長大

以後，更是膽大、冒險，無所顧忌。他說：

我可以把天捅個大窟窿。你叫我捅一個，我非得捅兩個不可。

我對於中國的傳統禮教，接受得不多。自幼就具有反抗的性格，反抗我的父母，反抗我的老師，甚至反抗我的長官……凡不得於心者，自以為是，輒一意孤行，不顧一切。

在擔任東北航空處總辦時，他請來教官教他駕駛飛機。這天早晨，他趁教官沒有在場，不顧工作人員的勸阻，獨自將飛機發動起來，飛向遠方。嚇得身旁的人驚駭萬狀，不知所措。正是他這種為常人之所不敢為，一意孤行、不計後果的冒險精神，為日後處理「楊常事件」、發動西安事變，奠定了性格上的基礎。

當日塾師崔名耀的種種解釋未盡科學，不過，最終還是真地「言中」了。「年少萬兜鍪」，炮火硝煙灼紅了他的青澀歲月。在這個東北漢子的身上，始終有一種磅礴、噴湧的豪氣在。他有個口頭禪：「死有什麼了不得的？無非是搬個家罷了！」這樣，有時也不免粗狂、孟浪。用他自己的話說，是「一個莽撞的軍人」。但也唯其如此，才激盪起五光十色的生命波瀾，有聲，有色，有光，有熱，極具個性化色彩，生發出強大的張力。他的精神世界總是在放縱著，沖決著，超越著。對於他人死死抱住不放的貨利、聲名，他視若鴻毛，棄置不顧；可是，卻特別看重人格、操守。敢做敢當，不計後果，輕死生，重然諾，講義氣，用古話說是遊俠，今人稱之為豪氣。這種饒有古風的價值觀、人生觀，從小便鑄塑成型，爾後支配了整個一生。

「小頑皮」

張作霖升任第二十七師師長，進駐奉天之後，張學良便隨同母親、姐姐，一同跟著父親遷入省城；崔名耀也當上了衛隊旅的書記官；張作霖便把當年自己的啟蒙先生楊景鎮接進省城，給兒子張學良授課。

原來，張作霖小時候家裡一貧如洗，沒有錢上學，便經常到村塾的窗外偷偷地聽課，塾師楊景鎮很受感動，就免費讓他上學，並供給他紙筆和書本。這年，張作霖已經十一歲了，剛讀了幾個月，就趕上父親去世，只好忍痛放棄學業，給大戶人家做零工，養家糊口。但他始終念記著楊老先生的這份恩情，所以，這次便給潦倒鄉關、貧居無聊的恩師找了這份差事。無奈，這位老先生也確實過於衰老，而且陳腐守舊，說話總是文縐縐的，腦後拖著一條乾巴巴的小辮子，走起路來顫顫巍巍、搖搖晃晃。張學良看見了，就叫他「老棺材瓢子」。

老先生有一件長袍，家織布的，據說是宣統皇帝登基那年做的。可張學良卻認定，從那布料、那樣式、那股子餛飩味來判斷，至少應該穿了一百年。擅長惡作劇的他，弄來一些蜂蜜，又拌上一個搗碎的衛生球，然後偷偷地抹到袍子上。這樣，老先生走到哪裡，蒼蠅便跟到哪裡，嗡嗡營營，寸步不離。老先生倒是自得其樂，讀起書來喜歡吟哦，也就是唱著誦讀，意態悠然，十分投入，張學良便偷偷點燃一個炮仗，突如其來的巨響，嚇得老先生口水流出。

張學良在「口述歷史」中，談到了這位老先生：

他的為人頑固守舊。民國已經成立了，他仍保存他的辮子，他不但不剪，還禁止我也不許剪。我那時心中認為是奇恥大辱，有一年，他歸家度歲，我自己把辮子剪去了。等他回來，大為不悅，申斥我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我說：「老師，那麼你是應該留全髮的，那你只留一半，豈不是毀傷了？」他說：「這是皇上的意旨。」我說：「皇上已經完蛋了，剪辮子那可是政府的號令哪！」我這位老先生怒氣大發，說：「這個沒有皇上的朝廷，還能有什麼長久呢？」

私塾要求每天都要背誦，可是，張學良卻總是偷翻書本，老先生批評，他便頂撞說：「書是我的，為什麼我不能看？」還有一次，塾師以〈民主之害甚於君主〉為題，讓他作文加以論述。他在文章一開頭，就引述韓愈〈原道〉中的「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的話來加以批駁，氣得塾師跑到大師那裡告狀，說：「我實在教不了這個小頑皮！」憤然提出辭職。

十三歲那年，張學良還曾受教於晚清進士、擔任過御史的金梁。後來，金梁對人稱讚他：「漢卿年十二三，即從我學文，能作千言，下筆頗快。」

在張學良的老師中，還有一位白永貞，滿洲鑲白旗人，世居遼陽唐馬寨螞蜂泡村。他不僅是一個知名學者，也是一位很有氣節的政治家。史料記載：他「一生嗜讀，博學善書，且為人善良正直，深受鄉人愛戴。『九·一八』後，白永貞拒絕給日寇充當漢奸走狗，對已附敵的袁金鎧悲憤萬狀地說：『潔老（袁金鎧字潔珊），吾與汝私誼甚厚，然人各有志，國土淪陷，山河破碎，吾痛不欲生，何惜一死！』一九四四年初，白永貞患疾不起，囑咐家人：『吾將走矣！死後送吾回故里，停放於

宗祠，吾不甘葬於污垢之地，等國土收復後，大祭大奠。此可謂：待到驅除日寇時，家祭勿忘告乃翁。』言畢而逝」。從他對張學良的稱許上，亦可知其頗有識人之見。

許多年後，張學良在一份「自述」中，對白永貞有這樣一番評價：

我小時候是有點兒小聰明，也非常調皮，那時念書，我們共三個人，一個表弟，還有一個弟弟。我們就抓著蒼蠅放在一個瓶子裡，把粉筆碾成粉末，各人有不同的顏色，我是紅的，你是藍的，他是白的，蒼蠅就在粉末裡撲棱著，滿身是顏色。搞完之後，這就是我的兵了。看誰比誰抓得多。上課時，蒼蠅壞透了。我們的老師是近視眼，坐在那裡看書，蒼蠅飛來，就落在他書上。他說，噢，這蒼蠅怎麼是紅的？而且這紅蒼蠅還撲撲地彈下不少粉末，這是怎麼回事？我們看見了這情景，都偷偷地笑。老師猜想一定是我們幹的，後來就翻我們抽屜，把蒼蠅都翻出來了，第二天就打手板。

先生是一位孝廉公，曾任過知府。我雖然曾從他受教只有一年多，可是我得益不少。他對我從未有過怒顏譴責，許我行動自由放任。關於讀書做人，他時加勸誘指導。

他教了一年半，二年差不多，他就跟我父親去說。他說：「你不要你的兒子念書了，他不是念書的料，不是一個坐屋念書的人。他要幹什麼，你讓他幹什麼就好。」

我父親是想把我造就為文人哪，我父親很聽他的。

後來，這個白永貞就辭館走開了。

白永貞在《帥府日記》中記載：「（一九二八年）九月五日，漢卿贈筵兩席，於余賀壽，余對其言：『漢卿，承你重師生之情，然余不重禮儀饋贈，只願你愛國愛民。』漢卿言：『愛國愛民是我為政之本，終生不渝；尊師重道是我為人之本，亦終生不渝。』」

望子成龍

老師對於張學良的學習、成長極為重視，不僅請了幾位國學功底深厚的學界名流，為他奠定堅實的傳統文化基礎，還適時為他請來英文教師，由省城外交署的英文科長徐啟東擔任。少年張學良在奉天城裡住下來以後，老師有意識地為他創造條件，使之接觸到一些外國領事館和商務代辦機構，瞭解各種新鮮事物。這樣，他又跟著帥府內外熟悉外文的人打交道。不久，張學良加入了奉天基督教青年會，結識了一些英美籍朋友和外籍專家、學者，進一步開闊了視野，增長了學識。

一天，老師把張學良叫到身前，說是要考考他。

老師突然大吼一聲：「站好！」

他應聲而答：「是。」

問：「李世民是哪朝人？」

答：「唐朝人。」

問：「你喜歡他嗎？你願仿效他嗎？」

答：「不喜歡，也不想學他。」

老師眼睛一瞪，問：「那你喜歡誰？」

答：「我喜歡岳飛、文天祥、戚繼光、史可法、丁汝昌。」

老帥哼了一聲，又問：「你喜歡日本天皇裕仁嗎？」

答：「不喜歡。我喜歡加里波第將軍——義大利建國三傑之一，還有海戰殉國的英國納爾遜將軍。」

老帥誇獎道：「好小子，有種！」

老帥治家謹嚴，特別是對子女嚴加管教。少帥弟兄們都清楚地記得，小時候，父親同他們一桌吃飯，平時總是高粱米粥和饅頭，逢年過節才能吃上酸菜燉白肉片的大碗菜。有一次，喝高粱米粥，學良不願意喝，被老帥敲了一筷子，還大罵說：「媽拉個巴子，當年老輩人，若是能喝上一碗高粱米粥，能餓死嗎？你當大哥的，應該給弟弟、妹妹立個樣子。」

少帥在「口述歷史」中說：

我原打算要學醫，到現在我還喜歡醫生這一行。我父親他也沒說不贊成，可也沒有說行，我也沒辦法。

你知道我這人的性格適合幹什麼？我願意幹自由職業，像當個醫生，畫個畫兒什麼的。總之，幹個隨隨便便的職業。我本來是不想當軍人的。我還喜歡女人，喜歡跟女人在一起。我想自由由地幹點事，可一惹上政治，這事兒就不同了。當然，我當了軍人，現在我也看到了，不但與父親有關，與東三省有關，甚至與世界上的變化都有關係。不是我當軍人，不是我管東北，也沒有這麼多的事。

少帥還談到：

我十五歲那年，一天，父親跟我說：「你曉得嗎？你媽媽死的時候，留下了幾萬塊錢。那個錢，在你姐姐手裡，那錢是留給你們三個人的，不是單獨給你姐姐的。」我衝著我父親笑了，說：「你那點錢算什麼玩意兒？別說那幾個錢，就是你再多再多的錢，我也沒看在眼裡。」我父親把眼一瞪，瞅瞅我。我說：「長大了，我能掙，還要比你掙得多！」我父親看看我，說：「你好大的口氣！」他的心裡還是滿高興的，欣賞我有志氣。他最看不上窩窩囊囊、小裡小氣的人。

少帥記憶中有這樣一件事：

吳俊升，就是綽號吳大舌頭的，他是黑龍江的督軍，我五弟認了他做乾爹，我們喊他大爺。過年了，他給我父親拜年，給了我們兄弟每人五千塊錢。我父親一看，就火了，說：「吳大哥，你怎麼這樣做？」吳俊升說：「過年了，小孩子磕頭，總得給點錢花。」我父親說：「你給這麼多錢，就不對了。」吳俊升說：「我的錢，我的一切，都是大帥給的，我得報答報答。」老帥說：「這是什麼話！既然這麼說，那你回黑龍江去，好好做事，別讓那裡的老百姓罵我們的老祖宗。這就是報答了，不能拿錢坑孩子！」我父親當時，那種神態，盛氣凌人，凜然可畏，吳俊升趴在地上，連連給我父親磕頭。我在一旁看著，真有點毛骨悚然。後來我聽說，吳在黑龍江，名聲不怎麼好。

故園情

張學良的故居，儘管離我的故里很近，但直到一九九四年，我才第一次前去瞻仰。村裡人介紹說，當時的張家窩堡地處荒原之中，大草場，蘆葦蕩，戶數很少。據張將軍後來回憶，也是說：稀稀落落的，只有幾戶人家。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屋後有一棵棗樹，結的大紅棗很甜。於是，村裡就以此為線索，進行訪查鑑定，整個堡子唯有這裡有一棵老棗樹，而且，當年確曾住過趙姓人家。

這是三間極為普通的農家土平房，前面有一個院落，院牆外一棵柳樹，長得十分茂盛；屋後東北角，一棵由三條粗幹組成的老棗樹，由於年深日久，有些枝條已見乾枯，但每年還都結很多紅棗。

一九九一年十月五日，身居臺灣的張將軍親口嚐到了一別八十餘載的故居的紅棗。他記起了兒時母親帶著他揮竿撲棗的情景，不禁激動萬分，當即給帶給他家園紅棗的臺灣諮詢委員會副秘書長丁先生寫了封信：

中江先生道鑑：承贈大著及家鄉棗果，敬此申謝。願上帝祝福！

學良書拜 十月五日

當地民眾出於對張將軍的愛戴與尊重，他們愛屋及烏，對於這棵紅棗樹也是加倍呵護，不許有任何損傷。這使人想到《詩經·甘棠》記述的人們對於召伯虎的懷念。召伯虎為申伯築城蓋房，劃分方田，規定租稅，勞績頗著，申伯的子孫和當地一些群眾很感激他。為了寄託對召伯虎的深情懷念，他們加意保護召伯虎宅前的一棵甘棠樹，並吟唱道：「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居

住)。」

一九九〇年，張學良將軍九十華誕前夕，當地政府斥資整修了他的故居，並在他的生日那天，接待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將軍的親屬、部屬，他的八弟張學銓、四弟張學思的夫人謝雪萍遠道趕來出席。現在，這裡闢為「張學良將軍紀念館」，掛有一副由河北省張家口市楹聯學會會長董汝河撰寫的對聯：

盛京易幟 西京諫策 百年功業千秋節

臺島望雲 夏島吟風 一縷鄉思萬縷魂

館中陳設一些將軍童年時用過的生活器具，以及四百餘幅反映少帥叱吒風雲的一生的照片，像東北「易幟」、西安兵諫等重大歷史事件，均歷歷在目。展廳掛滿了少帥親友和部下及社會各界名流參觀紀念館所題寫的墨蹟，其中有張學良弟媳謝雪萍的題字——「振興故里，待大哥來」。

一九九四年，臺安各界人民主動捐款，在縣城中心廣場為將軍雕塑一尊銅像，廣場命名為漢卿廣場。將軍九十九華誕時，以縣委、縣政府名義，主持召開了「張學良國際學術研討會」，編輯、出版了一本名為《千古功臣頌》的詩詞集。

二〇〇一年十月十四日，張學良將軍在夏威夷病逝，噩耗傳來，臺安人民當即給將軍的親屬發去唁電，各界人士舉行座談會，表達對老將軍的懷念和沉痛哀悼之情。爾後，在距離將軍出生地僅三公里的西平森林公園撥出十公頃土地，為他修建了衣冠塚，名為少帥陵，與其父在撫順的衣冠

塚——元帥林相對應。將軍的女兒張閭瑛專門為陵園寫了一副楹聯：「東北易幟中華統一垂青史，西安兵諫團結救國功千秋」。山門楹聯為西安市楹聯學會名譽會長解維漢撰題：

戎馬鑄豐功 一曲浩歌擔大義

衣冠還故里 千秋正氣貫長虹

楹聯家李忠雲也有一副對聯：

身誕臺安 名動西安 壯舉長教千古頌

情融國土 魂歸故土 英靈猶盼九州同

張將軍埋骨他鄉，到死也沒能償其回歸故土的夙願。據說，他在夏威夷由趙一荻選定的墓地，緊鄰日本神社，周圍由日本人墓園包圍；日本神社的鐘亭就在他的墓室邊緣的下方。將軍為抗日救國付出了監禁半個多世紀的代價。而他死後，還要時時聽到日本神社的鐘聲，人何以堪，心何以安？所以，臺安鄉親在他的出生地建立了他和夫人于鳳至的衣冠塚，確有其特殊的意義。將軍地下有知，或將笑慰於九泉吧？

由於老帥張作霖在八角臺發跡，少帥張學良又在臺安境內出生，所以，張學良對臺安懷有極為深厚的感情。這裡只講一件事：一九二九年，《臺安縣誌》完稿、付梓，縣公署請張學良將軍為縣

誌撰寫序言。當時，張將軍身任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又兼東北政務委員會主席，集軍務、政務於一身，其繁忙程度可想而知，但他仍然慨加允諾，欣然命筆。這在當時奉天省五十八縣中是唯一的。

